

鐔津文集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叙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

亦謂潯州

道過鷺

鷺乃鄉

潛子欲因

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

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

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

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

為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

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

執文

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諭其法此姚公來書云

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

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

心者樂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菓。寶花琦菓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

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烟縹緲。朝曦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脩辭立誠潛子
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豉乎高
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
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
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
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
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
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
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
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

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縕尔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尔芳姿。泐人不顯，泐人不虧。惟是方寸，為尔之本。違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亭，或作窅兮可休可適。胡歎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秘丞訶叙

去年詔秘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

土請俟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
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
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
豈宜往之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
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
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
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
效其才能詎肯碌碌送衆人苟避艱難幸宴安於
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
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

道出錢唐潛子曰訶議者之意以為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略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
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為天闕
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敦宵中之竒秦
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決去莫辭惠彼
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秦之睡當妖氛
廓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歲祀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
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

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人然此未足為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為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闋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

阜惜其為別且遠因作詩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
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
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新
若桂枝京國久留兮曷為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
離離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卅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
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
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人在此諸生周

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為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擢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道之所助耶。會潛子始

以傳道為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為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為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群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覲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涘。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弥年月。故南人來

吳常以此為艱。余客錢唐，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予盍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疊疊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為人大體。及暮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為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祿薄未甚有力。

為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
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喔咿蕞施。苟容不
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
慊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
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
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
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
暗鈍。無一善以自發。樂其性。又不能騫然高謝。與
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
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
田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為政不齷齪
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安羨也及會范陽盧元伯
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
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
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揚雄氏雖欲明之而
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
謂興王者禮樂為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
之始本為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

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
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
是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寢疾于京師有至於
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櫬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
來他日余往吊之焉野夫伯仲皆悲戚癯瘠殆不
勝其哀及戒行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
因思林氏於潮陽為最盛訝何以盡其美不若詞
而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
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夭伯牛
疾孟軻軻荀况揚雄落莫於時賈誼董仲舒數

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為之惑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問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巽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焉。實光輝益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為姻婭。苟與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言師還天台詩叙

夫為佛者脩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搢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鄉大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精誠薦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喔唯突。謫相與以

佛為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身趨死
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為心哉吾偉乎吉
師之所為故歌以贈其歸詩曰若人之來兮賢俊
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暎
雲袖兮趨遙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淵清宜真賞適
兮休顧浮名彼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
兮何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錢唐
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待拂衣去

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為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為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對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對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泊郭對寶。裴長言數造其門。迭為訶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拏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蓋以其有仁賢君子焉。

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浸潤又以匡廬奠其
左。嶄崮高拔其氣象窅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
下之志。今真師復歸焉。余牽於事不得偕往。惟浩
然之思益紛於胸中。因師為我謝潯陽君子窮達
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
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
汰其神明。真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驚

燕同

嗤

痴

此

歉

慊

歲

薙

威

綏

草

僦

即

就

悍

汗性

湯

商

水

慣

喔

伊

葺

施

伊

威

施

喔

施

面

柔下

磅

薄

旁

混

齧

齧

於

角

測

角

攪

初

觀

癯

渠寂

瘠

也

擊

攬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杭州府臨安縣太平寺比丘廣源

蘇州府吳江縣錢墳庵比丘弘庭

古杭勅賜東明禪寺前任山永泚

洎徒文聰德基皆不違付囑流通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志記銘題共十篇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過秦望蜻蜒二山垂至馳峴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蓋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偪合澗橋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

亭緣石門澗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環恠如刻削乍覩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歛出睦湊於杭西南躋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馳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峰在郡之西又東者曰馳峴嶺俗謂馳宛乃語訛也其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者曰石

笋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

亦謂西庵

支出

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峰南起望之而藹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蓋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

俗謂雞籠乃語訛也

其稽留之西者

曰蓮華有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峰乃

西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

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
北嶂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岩焉洞
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
者東出謂其渚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
根望而起者孱顏大有百峰多無名其名之者唯
二十有四與城闔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
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
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
之別號耳然其第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
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

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其水南
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
白雲峰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
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
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峰之麓東注會他支澗
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
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
騰雲塢口稍偏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
峯趾匯于西塢漾滄于洗耳潭瀦于渦渚東嶼亦謂
之暖歛灑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潑激于伏

泉也

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
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
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
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音浴也並北
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
巢揚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
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
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弥陀曰吉
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缺一其十者在支塢
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

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
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業也古觀音
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
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殷
處幾成村墅然無坂懇不牧牛犢羊豕水陸不甚
汙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蕪莠自業然同其在古
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
雲峯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坳西趨西溪
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
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

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峰之巔流液不
 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
 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
 北源曰弥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
 九其一冷泉在澗壩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
 遺迹若吳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
 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
 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
 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
 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窠岩者若晉杜

師明之謝容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
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
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
君亭者。三鳩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
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恠禽。醜獸。唯巢
构之樹。最為古木。松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唯美
卉。與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西趨
則偃。俛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亭。益東至。

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文。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眎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石皆竒。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

踴往。往。至。乎。雲。氣。歛。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
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
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
比。一。日。為。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
不。驚。怪。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
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
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游。故。有。來。
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
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
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

會知己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且三字冲冥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

名或作志

某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為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恠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巖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群。吾所謂

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
為附麗。要詩人訶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
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
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為書
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塙壇
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
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矚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
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

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令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
益與其院僧曰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
復使僧處仁等募匠氏為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
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
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
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傳翕大士者。實取
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
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
群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昧。
故三歲之取諭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

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益其歲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歲者，欲其槩衆普得。或闕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其庶幾乎是矣。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為。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為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高義，今益以他

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為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為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乎江溪。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

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投土木工道道日不稍
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
危亭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
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
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像
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其四
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益於其閣之南為
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
麗閩人偉之謂是閣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
劫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

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群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教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教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為勝事。人皆樂從之。蒙竒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為。亦宜視

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 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裒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臯氏之鍾。又鑿密石為涌道。與周禮湧道異義也。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

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
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吾知之
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道
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
之以鐘者教人之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
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
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尔吾公晦
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
道一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
公晦居是有所為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

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闢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之禪者，尤為賢豪。故以其閣復為之銘曰：

惟閣鏗鐘，惟閣儼像。像正尔見，鍾發尔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尔，一瞬勿謂聖遠在尔。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鍾惟像，迺爾神獎。咨尔學者，宜知尔師。慎尔視聽，勿謂徒為。

清軒銘并叙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

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
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
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
感人也爾聖賢之清真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
人也脩山川之清其感人也堯天地與時世之清
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
推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敬是軒也會其山之靜
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
復滯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
返乎泰清至靜

或云道遠
乎至靜

則其為軒之意愈得也

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
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
爾慝。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
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攄情。有水泚泚，
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至
適。勿陋于軒，茲為嘉賞。勿謂外物，茲為神獎。惟清
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
元集不著
名可疑也今
謂高識者
乃寓意耳

南軒銘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
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
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
陽倭爍倭或從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
終日俯仰於其間徃徃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
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
可以正思慮使古古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
不為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
非得所適耶南軒于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
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

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其以德義
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
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
遊四方研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
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
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或無想字
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記元之季冬也為

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
好。山嶂樓閣。金翠交暎。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
乍眇。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尔。而為道者
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敬
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
乙酉季冬二十五。潛子題。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釋音 十四卷

峴

胡典

歛攝縣

蛇延宛延

也

連

以里

孱

弱也

山

閨

因城內

佛山

麓

麓又山

於

為

湍

他官

類

渦

窩水

渚停水

嶼

序

水

野

承

同

苻

茶晚

取者

陀

墟

也

魏

惡

區

僂

疾也

僂

培

培

培

培

培

培

塿

明震

塿

道

迫

歸

山

閩

真

磬

龍磨

昏

庶

武

據

舒

佼

或從

四明茅順民刊

鍾津文集卷第十五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碑記銘表辭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

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
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
一。孟氏為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
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為
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
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
道。諸侯卿大夫不能脩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
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
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
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

未辯仲尼文之為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
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
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極往者不可
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臚臚將明夷於地。文中
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
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為續。
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
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
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
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

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為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為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芳治道不精大倫厯芳權譎興行文中作芳顏波澄清六經續芳天下化成孔子如日芳文中兩明弥萬世芳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

業曲記

石刻本見天竺山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
初其母王媪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舍
灑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及生法師方七
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為賈遂
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
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
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
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
業儒法師即賦而荅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
覺為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

天台教法。徐鼓笈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
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通乃其所夢之
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
其微言奧旨而法師皆得智解。蘄然出其流輩。會
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
四禪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並見於通
文集此皆畧不書通
師既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
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
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療。不爾願畢命于此方
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

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惑踐之
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
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
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
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于此遂
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遺之書名自
意趣與己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
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年法華維摩
涅槃金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
光明經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十日產而廼已驢果有

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蓋為念佛三昧師。爰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氏以栴檀為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悞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脗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其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為異。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

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脩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祠者。皆為考古法正之。濫饗者撤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為之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為。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遂絕。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

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孟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犇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之。命豢于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簷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

有所警益勵衆必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六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法師方百日脩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台而入杭。迺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以酒餽會。

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為齋。因著文曰。誠酒肉慈悲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送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為之患。余今德薄安可。以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未之歲也。刺史薛公顏。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

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
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
探於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
謀復乎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
枿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
曰重榮檜。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
腹內竹。石面竹者與檜為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
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
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
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

遂賜紫服。尋復請講于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題壁為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宮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庚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竒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

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
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
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
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
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遷於府舍問法留
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疑而未果法師乃為
其推觀音應化徧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
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擊金鈴而分之二人
益說此以驗道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既造像
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

益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為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為方外之遊。益親形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為王公之所為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熏脩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而兩命於山中。為國脩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

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
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
詩一闕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
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
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
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
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然脩潔精苦數
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
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兩桂子法師乃作桂子
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

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為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去史君李公諮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頽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第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

謂謝絕徒屬賓友筆硯也

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

二十有八日子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晋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尔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属及後日之晚使請称陀像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禱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窈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

製其櫬曰遐榻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
卧其靈體于遐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
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墮
乎鷲峰赫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虛
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者僅二十
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
奉遐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峯下與隋高僧真
觀之塔鄰也蒙識韶公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游
益親韶公耆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
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為

法以微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
錄見託顏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
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願重
違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
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
其以佛法大自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
不過也世以方之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
盛于吳越者蓋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
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
口龍游之東園記之也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懃公塔銘 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懃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安遠迺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盛懃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白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徧學衡湘鄢郢老禪碩師而獨大盡

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於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為闕。復其立處。即徧體兩汗。其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迺席地然頂於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畧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迺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禾

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
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
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
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
壬寅示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
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
絢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
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要自其
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
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

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蒞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迺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頌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揜之。為我誌其嗣法。遂

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勲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為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藹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

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處諭其屬即如
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薦為
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
宴如也居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
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
躡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幾聖
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
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為長老命
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
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師治茲院自壯及耄凡四

十六載於人甚莊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
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
重其脩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
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
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
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
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既而秀衆果推禪
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謝絕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
亦天性公正切於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
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矣

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為法而奮。不顧身。六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之己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

僧省暈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
禪師頽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
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
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
之皆憂乃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
當之爾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爨
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
終畢其喪師即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照聰公
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
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疑然千餘間益偉於舊

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
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
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
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於聲
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
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
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孫
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藝香聽其所說
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
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

寬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
寺方六年寺益脩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
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卧先終一日與蒙語將
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
鷄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
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猿澗之直
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蒙文而銘之
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尼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
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
佛法倚之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

效豈不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澗，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六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

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
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
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
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法
於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
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
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
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
以素德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
其高人當時故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

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
操未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清
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與衆
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臘六
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
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
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
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
也若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

公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寧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全得一見之已甚善也况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於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并叙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而為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質內融情偽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視其賢人歿而

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姑託哀而辭之雖然
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
悉知公道德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
始也脩身事親而鄉人倣之其中也任於朝廷守
大節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
士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銳而
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髮之失
蓋其修誠厚本而致是余公既謝去軒冕益以清
淨養其壽命故蒙忝公之交游亦親識知公之道
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

矣不復睹矣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衰人
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虧老成之
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迹窺大夜奄夕
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寥何知道德垂世兮
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
得於斯天分獨好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
及期孝子順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寢
稀純誠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
特立獨行兮不尔疇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草

木零落兮立隴。魏魏靈車，獨舉兮丹旄。翻飛顧此
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平叔，予今顧師或師不足比也。臣自慨相知之晚，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

論雖然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信便必命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切念君素

懷殊未張賢良不遂

遂或

死從事可惜謫仙才艷

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
悟語聲琅琅坐人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
當時然諾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

足比齷齪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
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

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強記
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寇之說與
吾佛經歷目則徃徃通之商較古今援引故事動
有典據嘗駭坐人率皆伏其高論為文學易繫辭
奇峭頗工耻於奔競造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
朋游屢以其家貧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
等舉尋斥於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

州風俗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嘗與村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村智相與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氣

兮誕為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修兮器識
恢宏竟不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兮令名不朽君
之福兮學問富有仁義家傳兮子孫寶守孰謂既
往兮不光其後溢江浮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
兮日暮參差若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
千里依依

鍾津文集卷第十五

無武美也也。扈忙也。雜詐也。權媪稱也。嫗女老。燼徐。郇郇。旬

泰患養。簞竹取魚。枿魚列所木。闕缺曲終。禧希

隕允落也。膏試翅同。不髮采。莞管。鄔烟。郢庚。暹暹。纒

溘涓合。嶷逆。靖靜。娠申。閱與。礙抵。紙悟。誤泚。禮

此處有非常模糊的垂直文字，可能是另一頁或另一卷的內容，因圖像質量極低，無法辨識其具體字樣。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述題書贊傳評 共十二首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

為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
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
賢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
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
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
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
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
也觀近也者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
人也以驗觀道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
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

益知佛為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盪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譽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寘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曰行道。一日入定。入定者。

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
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
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
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
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
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脩靜異教學者
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醜酒于
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陁高僧以

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風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容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

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

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僊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僊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沉。徃徃引其事為尉者。美言忘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觔觸譏。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

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
尚不以為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為學
孰不抱氣自視為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
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
立於朝廷也眇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
以其不切於己雖眇如不眇雖聞如不聞徃徃從
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
宜如何為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
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
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僊

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績孔子六經知房
玄齡杜如晦李靜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
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敦傳知文中
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
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
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
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
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

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人愛惡之情。或作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眎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
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嘔苟
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甚
喜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
賊兵犯關而明皇幸蜀白聞天子失守輕棄宗廟
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
強橫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
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
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
以誠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

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

作秋浦吟

一名東浦吟

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

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
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
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
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
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
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才
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
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

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
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
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孔明事迹
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
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即墨之城欲
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
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
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為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

樂毅說趙楚魏使趙攻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
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
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
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
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
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興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
殆不及也。或本無樂毅字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
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
况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
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雎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雎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

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雎二三子
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
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太尉傳贊

段太尉秀實先為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
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
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
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太尉小弱動不迂
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懾萬
夫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

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
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
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徃徃謀為
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為幸失之不為怨
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
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為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
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
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

善以為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為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

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為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鍾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

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
功裁亦難夏噴狼鳥凝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
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
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闕謂予曰昔陸先生
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
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
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
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
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
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或作相接

余聞其風且歎之曰陸生逸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家世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歛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為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

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

昔商那和脩告優波耆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
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
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
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
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
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
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
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採流
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
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

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
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
迹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
之故或作固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
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
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
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
亦復如是又謂翹多為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
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跡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
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

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
一曰增脩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
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
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
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
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
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
和修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
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

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
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
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
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
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
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
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
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
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
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

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污隆焉曷嘗
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
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
何益乎書日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
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
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願其開示然為僧傳者與琳同時琳
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
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為評亦云不可憑亦

云不在詳評
然各有旨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釋音

訾察寘

至置也

醜酒

耽免樂酒也

觥卮

蹇蹇

蹇蹇諤忠也

謾

縮速穰

怵

出恐也

惛

輕懼也

蒸閻

浪廖聊也

携李東塔寺助緣比丘宗率智蓮

四明茅育民刊